

© Niekrooms Hotel

# 流浪者旅店

时间与空间之旅

〔荷兰〕塞斯·诺特博姆著

郭国良译

『旅行是不断地和他人交错，而你又总是孤身一人。』

威尼斯、慕尼黑、阿伦岛、撒哈拉沙漠……

一次又一次抵达和离开，

欧洲代表作家诺特博姆关于世界和自我之作

# 流浪者旅店

## 时间与空间之旅

*Nooterbooms Hotel*

[荷兰] 塞斯·诺特博姆 著  
郭国良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浪者旅店：时间与空间之旅 / (荷) 诺特博姆 (Nooteboom, C.) 著；郭国良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9  
书名原文：Nootebooms Hotel  
ISBN 978-7-5447-2292-6

I . ①流… II . ①诺… ②郭… III . ①游记—作品集—荷兰—现代  
IV . ①I563.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66551 号

Nootebooms Hotel by Cees Nooteboom  
Copyright © 2006 by Cees Nooteboo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ees Nooteboom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0-203号



The publishers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support of  
the Dutch Foundation for Literature.

本书的翻译出版承蒙荷兰文学基金会支持,特此鸣谢。

书 名 流浪者旅店：时间与空间之旅  
作 者 [荷兰]塞斯·诺特博姆  
译 者 郭国良  
责任编辑 张媛媛  
原文出版 Vintage, 2007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6  
字 数 158 千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2292-6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 目 录

风暴眼之中(自序) .....	1
永远威尼斯 .....	6
白太太和贾瓦拉先生:冈比亚船上之旅 .....	21
冥想慕尼黑 .....	46
阿伦岛之石 .....	65
我的旅馆(一) .....	77
在撒哈拉的边缘 .....	87
遥远之战:堪培拉纪念馆 .....	100
园丁与死神("伊斯法罕一夜"前奏) .....	112
伊斯法罕一夜 .....	114
在她的尸骨上,人们建起曼图亚 .....	142
苏黎世 .....	154
马里的月光 .....	172
当世界戴上小丑的帽子 .....	209
我的旅馆(二) .....	213

## 风暴眼之中

“万物皆源于变动，而与恒定不变无关，如果一切的起源是恒定不变，则必回归其本源，而其本源正是虚无。所以旅程永无终止，无论是此世，或是来世。”12世纪的阿拉伯哲学家伊本·阿拉比<sup>①</sup>如是说，这句话出自他详尽的旅行手册《发现旅行真意之书》，这是一部神秘的、极为虔诚的著作，该书以迁移为角度，观察一切：神、宇宙和灵魂。迁移的含义在全书中确定不移，那就是指旅行。我既不是穆斯林，也不信宗教，以前在巴黎买这本书，是因为书中有“旅行”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是 *safar*，复数形式是 *asfār*），也是因为该书是双语版，我喜爱其中阿拉伯文手稿之美，更是因为，当我在巴黎的书店草草浏览此书时，在序言中读到的意味，是让所有真正的旅行家都为之着迷的，无论他来自12世纪，或是20世纪。该书的译者，同时也是序言作者丹尼斯·格雷尔说他也可以将“意义”翻译为“果实”——不但可以说明旅行之益处，而且就词源而言，阿拉伯语中果实（*natâ'ij*）这个词，会让人想起“孕育诞生”，引申出旅行在理性和精神上结出的硕果。序言中说，旅行之所以得

---

<sup>①</sup> 伊本·阿拉比（1165—1240），伊斯兰教神秘主义哲学大家，生于西班牙的穆尔西亚，游历各地，最后定居大马士革。他的主要著作有《麦加的默示》和《智慧的珍宝》。

名，就是因为其揭示真性，简而言之，是对那些孤身独行的人有益：“旅途中，你会认识你自己。”

序言中还有一个词：siyâba，即朝圣，同样吸引着我，也许是因为我对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城<sup>①</sup>着迷之故。朝圣的定义是：周游世界，冥思玄想，走近神之所在<sup>②</sup>。后者对于我并无意义，可是如果将“神”一词换为“神秘”，我就会赞同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在美好的一天，我知道这听起来有多么夸张和老套，可我的经历就是如此：我将帆布背包塞满，向母亲告别，赶上了前往布莱达<sup>③</sup>的火车。一小时之后——你知道尼德兰这地方是多么小——我就站在比利时边境的路边，翘起大拇指搭顺风车了，从那之后，我就没有真正停下过脚步。当时，我对任何冥想、任何玄思都一无所知，这些思考日后才降临，就像西藏转经筒的用处一般，先有了行动，思想才会随之而来。换句话说，我再也没有停止过漫游，在漫游中逐渐开始思考，称之为冥想，也未尝不可。

有两点值得关注：一个长在旅途的人就总是身在远方，不在此处。对自己是如此，对于别人，对于朋友们，也是如此；尽管你的确“身在彼处”，不在此处，但是你永远留在一个地方，一直如此，这就是所谓“自心所在”。不管听起来多简单，你总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如实地认识到这一点。你总是要应对“其他人”的不理解。以前，我不知有多少次不得不聆听帕斯卡的格言：“世界不幸

---

① 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城是数个世纪来围绕着使徒圣雅各布的坟墓而建成的石头奇迹，逐渐与罗马和耶路撒冷一道被认为是基督教的三个圣地之一。朝觐者一般从家乡结队而行，他们出发时的场面隆重热烈，携带着必备的服饰：披风、乞丐包裹、拐杖、葫芦和大檐帽。朝觐者回家时要带回一只贝壳，以示他们确曾到达目的地。

② 原文为法文。

③ 布莱达是荷兰南部一城市。

之根源，乃在于人类不能在同一间屋子里二十四小时不出门。”后来我渐渐发现，其实正相反，我才是那安住自心、足不出户的人。但是居家的人对于旅行总是会不断地质疑，每次谈话都是同一个问题，不厌其烦地旧话重提，以至于自己当时是如何回答的，我已经完全记不清了。他们问：“你为什么旅行，为什么你总是旅行？”然后就是“你是不是在逃避什么？”（此话颇有指责之意。）无论过去或是如今，这话的意思就是指，你在逃避自己，在我看来，这句话勾画出一个可怕的、悲惨的、历经磨难的我，永远自我放逐于沙漠之中或者大洋之上。而旅行真正的原因，是学习和思索，求知和困惑，（在问者看来）反倒不够新奇古怪。1993年，我为一本小书《苏里南的国王》写过序言，其中有我最早的一些旅游故事，写于50年代，当时我是个海员，往来于南美东北海岸的苏里南航线。我的序言是这样开头的：“旅行，也同样是……”

“旅行，也同样是需要学习的。”旅行是不断地和他人交错，而你又总是孤身一人。这就是矛盾之所在：你在世界上独行，而世界却在他人掌握之中。你想住旅店时，他们控制着食宿，飞机一星期只有一次，他们来决定你能不能在这架飞机有个座位，他们更加强有力，因为他们能决定给不给你盖一个章或出一份文件。他们说着你听不明白的语言，在渡船上坐在你身边，或是在巴士上坐在邻座，他们在市场上卖吃的给你，还给你指出正确或错误的道路，有时他们很危险，不过一般都并非如此。所有这些都需要学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永远都不能做。你要知道在他们大醉或者你大醉时如何应对；你要看懂手势和眼神，因为无论你是个多么孤独的旅者，你总是不离他人，包围着你的是他们的表情，他们的建议，他们的厌恶和他们的期待。每个地方都各不相同，什么都和你生活和熟悉的国度不同。学习日后我在柬埔寨和马里、在伊朗和秘鲁所需的知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时开始我已经在学习。并

不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深知这一点，而是因为我畅游在各种新印象的汪洋大海中。我没有时间反思自己，而是像那些尚不知如何旅游、如何写作的人一般，边走边写。我所能做的，不过是观察，然后试着用文字盘点我之所见所闻。我对世界并无知识，不能用之来判断所有让我困惑的现实，我力不能及的地方，在所写的那些故事中一览无余。

也许真正的旅者，永远身在风暴眼之中。风暴就是世界，而旅者透过这风暴眼来观察世界。气象学家说，在风暴眼中一切风平浪静，沉稳如禅房。而学会透过风暴眼看世界，就能知道何为真，何为伪；通过观察，就会知道万类霜天何以同，何以异。

波德莱尔曾写道，旅者离开，就是为了告别，他还写道，旅者的信念是虚假的，他们的旅行带来“痛苦的知识”，这个“微小、单调的世界让我们有机会略微看清自己，看清昨天、今天和明天；在枯燥的沙漠中保留一小片让人惊悚的绿洲。”从这一点来看，似乎只有那些留在家中、每天过着老一套生活的人才会害怕担心，才会无法承担所谓痛苦的知识。对我而言，谁是英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听从心之召唤，一往无前。

曾几何时，今日我所知的一切，当时是一片惘然，但我选择了出发，后来，当我懂得了更多，我知道旅行中我会找到沉静，而沉静才能写作，行走和沉静，似异而实一。而这个世界，其所有的故事和壮美，让人眼花缭乱的众多国家、人民和历史，在这个永远漂移的宇宙中，也不过一方孤旅，走上条条旅程。或者援引伊本·阿拉比的话：“你若是看见房舍请说，我便想在此暂留片刻，可有多少次尚未歇下便已上路，只因未走的路程尚有几多。”我曾写过一首诗，写的是道路——命定之路，召唤和引诱之路，我想描述的是永无休止、周而复始的旅行。就以此开篇吧。

道路

我就是道路。

直如弓矢。

瞄向远方，

在远方，

我飘然远飏

你若跟从我

到此处、彼处，无何处

你将会抵达

莫问行何路

远方，就是道路。

1996 年

## 永远威尼斯

蒙特山沼泽地，基奥贾盆地，马拉莫考运河，佩雷查山谷，如果还能初次造访威尼斯，该有多么美好啊。但这一次，我要偷偷来看她，向着这座迷宫划桨而前，要先穿过沼泽的迷宫，穿梭于水族之间，就像今日这般，在一月黎明的薄雾冥冥中，除了鸟啼和桨击水之声，一片寂静。海水宁静地闪着微光，远方依然影影绰绰，威尼斯城藏在自己的秘密中。罗莎沼泽，拉铁考阿，卡波内拉运河，在潟湖的详图上描绘出的这些水道，仿佛是水藻摇曳的枝叶，像是柔丝宛转飘摇的枝条，但这是湖中的水道，你得像鱼熟悉水下之路一样了解这些水道，湖中的运河在退潮时又露出地面，那是淤泥稀软的湿地，也是斑红脚鹬的捕食场，红脚鹬和矶鹬没完没了地寻找沙石和湖水之中的巢穴，从中找出虫子和细小的贝类来。它们是这里最早的居民。如果威尼斯城如同慢镜头中的泰坦尼克号一般沉没于这片潮湿的大地中（现在这城似乎还漂浮于大地之上），它们也会留下，似乎从始到终，世界不过做了一个荒唐的梦，梦中有宫宇和神殿、财富与权势、统治和衰落，美丽的天国自行消散，是因为尘世承担不起如此的奇观。

人们都知道，我们无法真正想象永恒。在我看来，最接近于永

恒的，某过于一千这个数字，也许是因为那三个零所代表的圆圆的空茫。一个矗立了千年以上城市，就是实实在在的永恒。我想，正是因为如此，威尼斯的大部分人都有些彷徨，步履犹豫，迷惘在历史时光的层层累积之中，而所有这些时光，在此城中又同聚于此刻。在威尼斯，时光交错乃本质；在建于 13 世纪的教堂里你能看到 15 世纪的陵墓和 18 世纪的祭坛。你所注视的，正是成百万已经消逝的众生所注视过的。这情景在威尼斯却并不感伤，你注视着，他们的交谈也绵绵不绝，你永远在生者和死者的陪伴之中，你就置身于这古老的交谈中。普鲁斯特、罗斯金、里尔克<sup>①</sup>、拜伦、庞德<sup>②</sup>、歌德、麦卡锡<sup>③</sup>、莫朗<sup>④</sup>、布罗茨基<sup>⑤</sup>、蒙田、卡萨诺瓦<sup>⑥</sup>、哥尔多尼<sup>⑦</sup>、达·彭特<sup>⑧</sup>、詹姆斯、蒙塔莱<sup>⑨</sup>，他们的言辞像运河的流水一样盘旋四周，就像刚多拉小舟过处，阳光照耀涟漪，揉碎万点微光，“威尼斯”这个名字也同样回响和闪光于所有这些谈话中、信件中、讲述中、诗歌中，彼此相似，而又各自不同。难怪保罗·莫朗把他那本关于此城的书命名为《众威尼斯》，可即便这样也不够，对于这个岛，应该有个极致的复数形式，方可形容。

我却不是从水上来的，而是从天上来，从一座水城飞往另一座

---

① 里尔克(1875—1926)，奥匈帝国著名德语诗人。

② 埃兹拉·庞德(1885—1972)，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现代文学领军人物。

③ 麦卡锡(1912—1989)，美国女作家。

④ 保罗·莫朗(1888—1976)，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诗人，早期的现代主义者。

⑤ 布罗茨基(1940—1996)，苏裔美籍诗人，葬于威尼斯。

⑥ 卡萨诺瓦(1725—1798)，出生于威尼斯，以风流倜傥闻名，撰写了大量剧本、小说和诗集。

⑦ 哥尔多尼(1707—1793)，意大利剧作家，现代喜剧创始人，生于威尼斯。

⑧ 达·彭特，原名伊曼纽·科内吉利安奴(1749—1838)，意大利著名的歌剧填词人，也是一位诗人。

⑨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1896—1981)，意大利诗人，197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水城。人和鸟一样飞，这肯定是条错路。然后我又乘出租车驶过一座原本就不该造的桥；我的出租车司机心急火燎，就像是一只捕猎的狗，我感觉这不对，至少在威尼斯不该如此。我并非赤手空拳而来，我能靠过去来保护自己。我的行李中有 1906 年版的旅游指南和 1954 年版的意大利导游手册。火车站还在老地方，我禁不住遐想自从 1906 年以来，有多少人曾坐火车到访过这里。单个船夫的刚多拉船价是 1 到 2 法郎，晚上多 30 生丁。两个船夫的双倍。每件小的行李 5 生丁。长期有足够的船。除此之外，直到午夜都有市内蒸汽船。（不可携带箱子和自行车，可带随身行李）距离圣马可火车站 25 分钟，票价 10 生丁。小旅馆：斯拉夫人码头 4133 号，会说德语，房价从 2 又 2 分之 1 法郎起。带家具的房间（也提供短时间住宿），舒穆茨—蒙蒂太太，普莱提的门廊巷 1263 号。宾馆：皇家达涅利宾馆，总督官附近，带电梯，220 个套间，房价从 5 法郎起，有中央暖气。<sup>①</sup>在 1954 年，如果你乘刚多拉小舟从火车站站到中央大酒店，两个人只要花 1500 里拉，最多可以带四只箱子，在那之后，这个价格也不断变化，说明坐飞机而来的旅客数已经达到了天文数字。在 20 世纪初，刘易斯·库佩勒斯<sup>②</sup>还能带着十口箱子去威尼斯旅行，身边围着一大群搬运工。可是时代进步已经让我们自食其力了，所以我得拖着两口笨重的箱子，穿梭于人潮中，上到渡口去，要花的船钱，在里尔克和托马斯·曼生活的那个时代，足以让一家人活一个礼拜。半小时后，我就住进了一间房，楼下有四座大理石台阶，房间在走道的尽头，你得收起胳膊肘才能穿过这么窄的走道。但是透过房间的六扇小窗，我能眺望两条运

---

① 原文为德文。

② 刘易斯·库佩勒斯(1863—1923)，欧洲小说家，被誉为“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荷兰小说家”，有《小灵魂》、《光之山》、《命运的脚步》等名作。

河交汇之处，作为阿姆斯特丹人，我该称之为“格拉秦特<sup>①</sup>”。打开一扇窗时，一艘刚多拉小舟载着八个冻僵的日本姑娘刚巧经过，船夫还在高唱《我的太阳》<sup>②</sup>。我真是到了威尼斯了。

每隔一刻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在其他城市中已经消失的铜钟之声，在这里，却在小巷深处、桥头之侧，于不经意间敲响，让你倾听，似乎时光追随着你，告诉你此刻又有一段光阴已经消失。你徜徉于迷宫之中，你在寻找“奇迹圣母玛利亚”<sup>③</sup>教堂，埃兹拉·庞德曾称这个教堂为“珍宝匣”，你知道教堂已经近在咫尺，可是身处的这条小巷在地图上却找不到，即便这是张威尼斯详图。一口铜钟声响起，你却不知道是不是你所找的那教堂，然后又是一声钟响，接着又是一声，这回却不是报时，而是宣告死讯，是冰冷的、西米里人<sup>④</sup>般幽暗的钟声，或者是宣告婚礼，或是盛大弥撒的钟声，钟声从各处喷薄而出，仿佛彼此追赶。正午时分的是天使报喜<sup>⑤</sup>钟，我还能记得当学童时学过的拉丁文：*Angelus domini nunciatuit Mariae*——上帝的天使为玛利亚传来讯息——瞬时间，在学院美术馆<sup>⑥</sup>，在金宫里<sup>⑦</sup>，在各座教堂里，所有的天使报喜场景都跃入眼前，这些为洛伦佐·威尼斯亚诺<sup>⑧</sup>所绘，那些则是贝利尼的作

---

① 格拉秦特，原文为 Grachten，荷兰语“运河”之意。

② 《我的太阳》是一首创作于 1898 年的那不勒斯歌曲。

③ 奇迹圣母玛利亚教堂是威尼斯著名教堂，文艺复兴时代所建，以精美的彩色大理石闻名。

④ 西米里人是《荷马史诗》中居于阴暗潮湿土地上的西米里族。

⑤ 天使报喜是天主教的一种仪式，纪念耶稣的诞生，奉告祈祷一般一日举行三次，并敲响奉告祈祷钟声。

⑥ 学院美术馆在大运河南岸，邻近大运河上三座大桥之一，该桥遂得名“学院桥”。现为美术馆。

⑦ 金宫原为威尼斯一处豪华官邸，现为著名美术馆。

⑧ 洛伦佐·威尼斯亚诺：活跃于 1356 到 1372 年，曾为威尼斯各教堂创作天使报喜祭坛，现存学院美术馆。

品。有拜占庭风格的，也有哥特风格的，却都画着同一个长着翅膀的人和贞女玛利亚。这主题比比皆是，你不会对这有双翼的男人而惊奇，对于其他奇妙的形象也见怪不怪：戴着王冠的狮子、独角兽、高飞的人、狮鹫、龙，它们就属于这里。反倒是你迷失在这梦境里、传奇里、神话里，如果你明智的话，就沉湎于其中吧。你原本在追寻着，或是寻找一座宫殿，或是某诗人的故居，但是你迷路了，你走到小巷深处，高墙遮路，走到河边，无桥可渡，突然之间，你意识到这才是真境之所在，唯有如此，你才能看到这番景象。你静静伫立，所听的是脚步声，在汽车的时代，脚步声早已被遗忘，在这里，脚步声却数个世纪以来畅通不绝。有迟缓的步子，也有热烈的、急匆匆的、慢悠悠的、悠闲的脚步声，这是皮鞋、胶鞋、凉鞋、木鞋、高跟鞋、靴子、运动鞋组成的交响乐，却随着人间的节奏而波动，在白天旋律渐强，随着暮色又渐渐低沉下去，直到你所能听见的只有一段段脚步声的独奏，最后孤独的咏叹调，是你自己的脚步声，在幽深的小巷中回响，走上大理石台阶，然后空余寂静，直到这个城市最后一声钟响：即便在传奇故事中也有午夜。从我的高窗向外看去，混沌的寂静中传来圣马可钟楼上的大“工人钟”<sup>①</sup>最后一次鸣响，这是沉闷、凝重而威严的钟声。水上之城谢幕了，这是一切故事的结尾……睡去吧。窗下宁静的河水也不再有波澜，没有声音，没有脚步。总督<sup>②</sup>睡着了，丁托列托<sup>③</sup>睡着了，蒙特威尔第<sup>④</sup>睡

---

① 圣马可钟楼由红砖砌就，高近百米，坐落于圣马可广场上，建于15世纪末期，上有五只大钟，分别为工人钟、丧钟、午钟、三点半钟和马蹄钟，每一个钟都分别提醒不同的时刻该做不同的事，成为古时威尼斯人日常生活作息的准则。

② 总督是威尼斯传统的最高统治者。

③ 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最后一位伟大的画家，和提香、委罗内塞并称为威尼斯画派“三杰”。

④ 克劳迪·蒙特威尔第(1567—1643)，著名音乐家，威尼斯圣马可教堂乐团的指挥。

着了，里尔克睡着了，歌德睡着了，狮子、飞龙、王宫、圣徒和英雄塑像，都睡着了，直到第一只满载鱼和新鲜蔬菜的船驶入码头，十万脚步的交响乐又会再一次奏响。

锌灯，画家不知该如何装点白昼，就保持其原色，略增加一些古铜色、青绿色的色调吧，加重铅灰，或将一切都淹没在更灿烂的光芒中。这是蝙蝠翻飞的好天气；开始落雨时，每个人都撑开了伞，每个人都变成了蝙蝠。五分钟后，太阳又露了出来，风吹过斯拉夫人码头<sup>①</sup>，水面如怯场的女演员般瑟瑟发抖。我坐在木台阶上，台阶树立于河水中，我能闻到脚边大海的气味。彼特拉克曾住在这里，我身后的墙上就写着：伟大作家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和朋友乔万尼·薄伽丘曾居于此地 (l'illustre messer Francesco Petrarca essendo gli compagni nell'incantavole soggiorno l'amico Giovanni Boccaccio)，而此刻，我就是想看，他们这两位目光深邃的大师，站在这栋房前时，曾看见过什么样的景致。多尔索杜罗区<sup>②</sup>的那一头，两个阿特拉斯巨人<sup>③</sup>在多格纳的塔顶肩荷金色的地球，可塑像当时并不存在。当时那里还叫做盐之角，因为在萨泰莱街上曾有许多盐仓。而在右边，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圣乔治·马吉奥里<sup>④</sup>教堂所立的那个小岛，曾有过一座本笃派修道院。如果彼特

---

① 斯拉夫人码头为威尼斯一街道名，毗邻圣马可运河。因威尼斯雇佣兵有些是来自亚德里亚海东岸的斯拉夫人，故得名。

② 多尔索杜罗区在大运河西南面，还包括朱代卡岛。朱代卡岛的尖端即为多格纳之角，可以远眺圣马可区，多格纳之角毗邻萨泰莱街。

③ 阿特拉斯巨人是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神，被罚永远顶天。

④ 圣乔治·马吉奥里是威尼斯一岛，濒临朱代卡运河和南潟湖，在威尼斯主城南边，圣乔治修道院修建于982年，为本笃派修道院。如今该岛上最著名的建筑为安德烈亚·帕拉迪奥1566年所修建的圣乔治·马吉奥里教堂，是一座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本笃会是天主教的一个隐修会，又译为本尼狄克派，是在529年由意大利人圣本笃在意大利中部卡西诺山所创，遵循中世纪初流行于意大利和高卢的隐修活动。

拉克以及薄伽丘如今站在我身边，就会困惑地发现修道院已经踪影无存。帕拉迪奥大师啊，我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呢？对基督教时代之前罗马建筑那明净线条的景仰，造就了这些巨大的凯旋神庙，坐落在那 982 年始建、低矮且很可能是砖制的修道院上，同样的异教徒式思古之情<sup>①</sup>更是造就了同样宏伟的救主堂，沿着朱代卡运河不过数米之遥，此外还有在大运河边，多格纳旁的康泰教堂<sup>②</sup>。两位大师所能认出的建筑，不过是圣马可大教堂<sup>③</sup>，至少能认出其轮廓；剩下的则如同奇妙的幻境，仿佛是可思可议的过去，又仿佛不可思议的未来。依然是时空错乱的梦幻，但这次为法律所不容。我坐着沉思冥想，看到一辆警用小汽艇围着我打转，盘旋再盘旋，其操作之灵巧只有水上的威尼斯人能胜任。警官从窗里伸出头来，告诉我这里不许坐；我站在椰壳棕席上，距离海岸线已经超过了四米，这里已经属于军事区。我顺从地站起来，我没法解释我在和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交谈。而且你是没法和最尊贵之共和国<sup>④</sup>的海岸监管当局开玩笑的，不信就到任何海边港口试试！

---

① 异教徒式思古之情，是指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更多地采用了基督教之前希腊罗马式建筑的艺术风格，使古典时代的雅致和简洁得到完美的体现。救主堂是威尼斯朱代卡岛上巨大的穹顶教堂，毗邻朱代卡运河。修建这座教堂是为了感恩上帝结束了 1575 年至 1576 年毁灭威尼斯的黑死病。有四万六千人即占威尼斯 25%—30% 的人口因病死亡。议会委托大建筑师安德烈亚·帕拉迪奥负责修建。

② 康泰教堂全称为康泰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在多格纳之角上，和圣马可大教堂遥相呼应，也是威尼斯最醒目的建筑之一。该教堂的兴建同样是为了感恩上帝结束 1630 年开始的黑死病，教堂为巴洛克风格，1631 年开始建造，其中大部分艺术品和黑死病主题相关。

③ 圣马可大教堂矗立于圣马可广场上。始建于公元 829 年，重建于 1043 年—1071 年，它曾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教堂。教堂建筑循拜占庭风格，呈希腊十字形，上覆五座半球形圆顶，为融拜占庭式、哥特式、伊斯兰式、文艺复兴式各种流派于一体的综合艺术杰作。

④ 威尼斯别称“最尊贵的威尼斯共和国”。

这一切都是注定，我在学院博物馆里游荡整日，你走过整整一英里长的油画，这是你在威尼斯的第四天，或是第六天，或是第八天，你会感觉在激流中游泳，身边是诸神、国王、预言家、殉道者、僧侣、贞女和鬼怪；奥维德、赫西奥德<sup>①</sup>，旧约和新约都伴着你一路，你会觉得圣徒、基督教和异教徒的画像和你如影随形，圣凯瑟琳<sup>②</sup>之轮、塞巴斯蒂安<sup>③</sup>的弓箭、赫尔墨斯<sup>④</sup>有翼的鞋、马尔斯<sup>⑤</sup>的头盔以及所有石制的、金制的，斑岩的和大理石的狮子雕像都向你猛扑。壁画、挂毯、墓石，无一不意义深邃，诉说亦实亦虚的故事，条条大军，听命于海中神灵、小爱神、教皇、苏丹、雇佣军首领、大将军，各自剑拔弩张，勾着你的眼神。他们在各座天花板上呼啸而过，以油绘的、编织的、勾画的和雕刻的眼睛俯瞰着你。有时，你会在一天内多次看见某个圣徒，分别藏身于哥特、拜占庭、巴洛克或是古典主义的庙堂中，神话伟大，英雄却能左右逢源，无论是文艺复兴式或是洛可可式，他们毫不在意，重要的是你的关注恒久，他们的精神长存。他们曾经被其主宰者来传达伟大的力量，那时人人都知道其各自代表的意义；美德、死亡或是黎明，战争、启示、自由，在人们所书写的众多寓言中，有指给他们扮演的角色，他们纪念着忏悔者和教堂神父，将军和银行家；如今，不同以往的大军络绎走过，这些旅游者们不再懂得他们的形象在诉说什么，不再懂得他们如今和曾经象征着什么；长存的只有其优美的线条和创造他们的大师的天才，他们依然如此伫立，这是石头宾客的国度，从各

---

① 赫西奥德是一位古希腊诗人，他可能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

② 圣凯瑟琳据说在4世纪劝说罗马皇帝不要迫害基督徒，而被折断四肢，绑在车轮上被秃鹰啄杀而死。

③ 塞巴斯蒂安在3世纪基督教迫害时期，被罗马皇帝杀害。在文艺作品上，他被描绘成捆住后用乱箭射穿的形象。

④ 赫尔墨斯为罗马神话中的信使之神，以有翼的鞋表示其快捷。

⑤ 马尔斯为战神。